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注

十五



周易經傳集解朱解附錄纂註卷第十二

後學鄆陽董真卿編集

繫辭下

爲非。音訓下繫凡十

一章自八卦成列至禁民

心勿恒凶爲第三章自古者包犧氏之王天

之意邪爲第四章夫易彰往而察來至以明失得之報

爲第五章易之興也其中古乎至巽以行權爲第六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至道不虛行爲第七章易之爲書

悉備至故吉凶生焉爲第九章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

也原始要終至其剛勝邪爲第八章易之爲書也廣大

出至此之謂易之道也爲第十章夫乾天下之至健也

至失其守者其辭屈爲第十一章

二章從晁氏第三章從晁氏朱氏第

氏第六章從孔氏晁氏朱氏第七章從晁氏朱氏

第九章第十章從晁氏朱氏第

章從孔氏朱氏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音。

直訓重陸

集解

朱子曰成列謂乾六艮七坤八之類象謂卦之形體也因而重

一章從孔氏朱氏第一章從孔氏朱氏

第二章從晁氏第三章從晁氏朱氏

第三章從孔氏朱氏

第四章第五章從晁氏朱氏

第五章從晁氏朱氏

第六章從孔氏朱氏

第七章從晁氏朱氏

第八章從孔氏朱氏

第九章從晁氏朱氏

第十章從孔氏朱氏

附錄

朱子語類

八卦成列

項着象在其中又是逐箇看

到天地雷風處

一耦畫到二畫便是一卦所以成列

其

中

又問曰成列是自一奇一偶

一

分便有乾兌離震之象否

是

寧蒙八卦所以成

列

楊氏方里曰八卦未畫萬象在天下八卦既畫萬象在易卦未重象備而爻未備卦旣重爻始備矣剛柔

# 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音

訓命之陸氏曰孟作明之集解辭以命其吉凶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

朱子曰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爻錯无不可見聖人因其如此而皆繫之

動字是專指占者所值當動底爻象言否先生云變是就剛柔相錯而成卦爻上言動是專主當占之爻言如一爻變則占者以上爻爲主這上爻便是動處如五爻變一爻不變則占者以不變之爻爲主則這不變底便是動處也

學纂註蔡氏曰剛柔爻之體相推謂剛推柔柔推剛也惟其相推故能成其變繫辭爻象之辭即其變而命之故能鼓其動○南軒張氏曰謂在其中者言非自外至者也

朱子曰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乎動者主動爻而言也如情爲相感遠近相取好惡相攻皆是動也○周子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而已動可不慎

剛柔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朱子語此兩句亦附錄

朱子曰一剛柔各有定位自此而彼變以從時

朱子語此兩句亦附錄

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爲柔柔變爲剛便是變通之用必大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

朱子語此兩句亦附錄

者也便与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畫夜之象也是

朱子語此兩句亦附錄

樣剛柔兩箇是本變通便只是其往來者

朱子語此兩句亦附錄

進退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

朱子語此兩句亦附錄

柔相變通其變以盡利者趨時也趨時者時中也故曰乾

朱子語此兩句亦附錄

坤毀則无以見易矣○柴氏曰六爻有剛柔爲之本體然

朱子語此兩句亦附錄

後消息進退隨時而變通故乾六爻旣以爲本則潛飛躍

朱子語此兩句亦附錄

皆欲趨時之類○蔡氏曰剛柔者變通之本體變通者剛

朱子語此兩句亦附錄

柔之

朱子語此兩句亦附錄

時用吉凶者貞勝者也

朱子語此兩句亦附錄

常也物以其所正爲常者也天下之事

朱子語此兩句亦附錄

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相勝而不已也

朱子語此兩句亦附錄

常常如此貞常也陰陽常只是箇相勝如子以前便是

朱子語此兩句亦附錄

夜勝晝子以後便是晝勝夜並董問貞字便是性之骨子

朱子語此兩句亦附錄

日常恁地便是他本如此猶言附子者貞熟者也龍腦者

朱子語此兩句亦附錄

貞寒者也天下只有箇吉凶常相往來

朱子語此兩句亦附錄

便有一箇凶在後面來這兩箇物事常在這裏相勝

朱子語此兩句亦附錄

者也這一句最好看這兩箇物事常在這裏底物

朱子語此兩句亦附錄





紹作仁禁陸音  
金又金鶴反

集解

朱子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呂氏從

古蓋所謂非衆罔與守邦此第一

章言卦爻吉

附錄

朱子語聖人之情見乎辭下連接說天地

聖人之大寶曰位後出只爲這兩箇不相對有位底无德

有德底无位有位則事事做得淵天地以生物爲心蓋天

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准天確然於上地墮然於下

一无所爲只以生物爲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

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爲道答錢夫守位曰仁釋文仁係人

伯恭欲擔當此以爲當從釋文淵問人君臨天下大事小

事只是分別是非又曰教化在正辭裏面了學蒙理財正辭

人在這裏無財向以養之有財不能理却也不得正辭便

禁民爲非是三事大槩是辨別是非理財言你底還你我

底還我正辭言是底說是不是底說不是猶所謂正名端

聖人得崇高之位然後成位乎中而贊化育故以位爲大

寶也大寶者亦非聖人自以爲寶也天下有生幸聖人之

得位以蒙其澤故天下以爲寶也。崇氏曰天地之德範

生生不窮然非聖人建綱紀立法度拔生人於禽獸異類

人易會通二十三

二十

纂註

郭氏雍曰天地以生物爲德故人以大德歸之

爲德故人以大德歸之

生生不窮然非聖人建綱紀立法度拔生人於禽獸異類

之中以立人極使各遂其性各由其分亦豈能使萬物安

於覆載之間与化育爲无終窮哉此天地聖人所以並立

於域中也聖人非得位不能繼天地故位者聖人之大寶  
仁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位乎上下者以其於萬物有生生  
之心聖人位乎中非有天地生生之心豈足以稱其位而  
爲非也皆是心之發用也。賈氏曰財者百物總名皆民  
之所利也正辭謂殊貴賤使有度明取予使有義辨名實  
使有信蓋利之所在不可不尊之使知義也禁民爲非謂  
憲禁令致刑罰以齊其不可尊者也蓋養之教之而後齊  
之聖人不忍之政盡於此三者矣理財則易之備物致用  
也正辭則易之辨物正言也禁民爲非則易之齎吉凶明  
失得外內使知懼也易之事業盡於此三者矣而其德意  
所發則主於仁民而已義者仁之見於合宜者也故名之  
曰義。蔡氏曰使穀與魚鹽不可勝食林木不可勝用者  
理財之事制爲命令使上下守之而不敢違者正辭禁非  
之事也孟子言保民而王者守位之仁也言王道之始者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之義也。真氏曰按易之並言仁義  
者此章及說卦立天之道章而已在天地則曰生在聖人  
則曰仁仁之義蓋可識矣又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是  
亦並言仁義之一也。龍氏仁夫曰按此五句恐是它經  
誤入故与上下文不相屬。雙湖先生曰按此章首論重  
繫之變繫辭之動兩股其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所以謂

累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之意其曰剛柔一本變通移時  
者所以明剛柔相推變在其中之意而自吉凶貞勝以  
又申明吉凶悔吝生乎動一句謂天地之道以貞而勝日  
月之道以貞而明天下之動亦惟當一以貞而勝之而已  
大抵易爲斯人作卦爻辭无非所以明失得之報故說吉  
凶爲甚詳也次論乾坤易簡對天地德生說作易聖人以  
憂世之情發明易簡於卦爻之辭用易聖人有御世之位  
推行德生於仁義之道前一股是易後一股是用易要之  
乾坤即天地也易簡即大德之生也作易聖人之情見乎  
辭用易聖人以仁守其位无非所以爲斯人而已耳合兩  
節而觀一章

## 古者包犧氏之土天下也仰則觀象

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

## 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

類萬物之情

○音訓包陸氏曰本又作庖白交反鄭云  
取也孟京作伏羲陸氏曰許宜反字又作  
羲鄭云鳥獸全具曰羲孟京作戲云伏服也戲化也氏陸  
氏曰包犧氏大昊三皇之最先王陸子況反与地晁氏曰  
正昭素云印本地上集解朱子曰王昭素曰与地之宜詳  
脫一天字諸本多有

附錄

程子語近

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  
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  
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物是沒底背在上故爲陽  
背在下故爲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亦有  
五藏心火也着些天地間熱氣乘之則便須發燥肝木也  
着些天地風氣乘之則便須怒推之五藏亦然孟子將四  
端便爲四體仁便有箇木底氣象測隱之心便是生物春  
氣之象羞惡之心便有箇義底氣象只有箇去就割制底  
氣象便是義也大賜○朱子語仰則觀象於天一陽只是  
陰陽奇偶閑祖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  
物仰觀天俯察地只是箇陰陽聖人看這許多般事物都  
不出陰陽兩字便是河圖洛書也只陰陽粗說時則是奇  
偶聖人却看見這箇上面都有那陰陽底道理故說道讀  
易不可恁地逼拶它歐公只是執定那仰觀俯察之說便  
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者无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  
与河圖相得遂至不信它淵聖人作易之初盖是仰觀俯  
謂數者祇是氣之分限節度更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  
皆然而圖書特爲巧而著耳賀孫古者伏羲觀鳥獸之文  
与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得聖人  
向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粗忘  
向察得或曰伊川見吾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

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耳。凡草木禽獸无不有陰陽輝魚  
脊上有三十六鱗，陰數龍八十，鱗陽數龍不，曾見鱗魚  
必有之。又龜背七文，中間一簇成五段，文兩邊各揷四段  
共成八文，又八文之外，兩邊周圍共二十四段。  
考五行也。而龜背八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段，艮者二十二  
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柏，杜麻  
竹之類皆然。又樹不向陽處則堅，寶其背陰處必虛軟，男  
生必伏，女生必偃，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猶以通神  
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比肩健底，意思曰麗，曰遯，曰入，皆順  
意聖人下此八字，極狀得八卦而衆巽坎離艮兌又總  
生易中謂伏羲作易，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此語最盡，  
先是陰陽雖是兩箇字，然却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  
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息，便是陰，只  
是這一氣之消息，做古今天地間無限事。

益

續云廣五寸夷勑丁反。朱陸氏曰音似京云朱下夷也。陸

木也。說文云耜曲木垂所作字林同力佳反。徐力微反。本或作櫟木爲耒耨非耨。陸氏曰效豆反馬云鋤也。孟云耘除草。朱氏曰王昭素云諸本或作耜乃合上文。

鍼

朱子語問本義上入下文

集解

朱子曰二體皆木上入下

附

曉曰耜乃今之鋤。胡角切。鑿七消切。耒乃鋤柄雖是下入畢竟。是上面用力方得入。學蒙

纂註

蔡氏曰耜末首也。鋤木之鋤而爲

二片在下以承鐵二片俗呼犁壁。即耜也。巽木在震上陰行於坤地之下。泥塗之中。震爲田耕田象。○張氏曰天施地生故播種於之。○楊氏曰萬里日教民粒食。自神農始。程氏曰飛走之類實害禾稼。唯罔罟田漁之制立然後耒耜之利見於天下。○朱氏曰炎帝時民厭鮮食而食草木之實。於是始爲耒耜以教天下。故曰神農。愚按耒耜之說。諸儒所論。惟謝氏以爲今之犁耒即犁衡及巽木取象皆是。而以耜爲犁壁。則非也。朱子以耜爲鋤。蓋耒爲鋤柄。閩人多用之。但於櫟木爲初无所取考之。十二卦取象。皆以兩物合爲一事之用。如衣裳所宜。粗布其制也。○易會通一二

楫門拆之類則耒耜亦兩木合爲曲木。前首趨下施橫木縛輒以駕牛者。犁壁則以木承一片油鐵加於耜上。使耕起之士轉向身外者。而總名之曰犁。農爲天下之大本。犁乃農器。之大者聖人以之取象於易。則學者固宜粗布其制也。○易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音訓爲市。陸氏

市說文

集解

朱子曰日中爲市。上明而下

纂註

張子曰聚

時止反。動又借噬爲市。噬爲合也。○謝氏曰噬嗑上離下震。而通貨交。○張子曰聚震大塈。艮小徑。有市井街巷之家。故日中爲市。二三五坤爻。故曰致天下之民。初四上乾爻爲金爲玉。二三五坤爻爲廩。爲裳。故曰聚。天下之貨互艮手。下震亦艮手之反。如兩人相交易之家。二上互旅。商旅藏於市井。之象。震伏巽。巽爲利。市三倍。亦各得其所之象。○鄭氏東魯曰。十二卦始離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舊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

# 取諸乾坤。

○音訓易窮則變。變則通。則爻。陸氏曰。

治陸直吏反。章末同。

集解

朱子曰。乾坤。

附錄

程子語聖人主化如禹。

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

則順治之古之法義。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而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出而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是先有溥博淵泉方能時出自无溥博淵泉。豈能時出之。○附錄。程子語聖人主化如禹。

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是以聖人通變。窮則變。道理亦如此。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大變。他以前底事。事了十三卦。是大槩說。則這幾箇卦也。自難曉。通其變。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向得賀孫人以神農稱神。則黃帝者聖人之事也。然則自神農而上。則神人之事。所謂不離於精。謂之神人。兆於變化。謂之聖人。取氏曰。莊子云。不離於精。謂之神人。兆於變化者也。兆於變化者也。兆於變。故通於變。兆於化。故神而化之。通其變。使之不弊。則民固不倦矣。神而化之。順其自然。則民固宜之矣。○謝氏曰。乾天在上。衣象衣上。蓋而象。而象道。裳幅爲裳。其色纏而象事法。乾坤以示人。使民布君臣父子尊卑貴賤。莫不各安其分也。○楊氏曰。里所謂衣裳。即舜所謂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者。是已。蓋始於黃帝。堯舜氏言之者。繫農之時。人害雖消而人民未著衣食。踰足而禮義未興。爲之君者。方且與民並而食。饔飧而治。蚩蚩蟲蠹。蓋未識。所謂上下尊卑之分。於三聖人者。仰觀俯察。體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臣分義。截然於天高地之下之間。天下其有不治乎。斯時也。其世道一新之會。而黎民於變之機也。剗木爲舟。剗木爲楫。之利。以

剗口。孤反。徐又曰。口。蕭反。本作剗。陸氏曰。本又作剗。以舟反。楫。陸氏曰。本又作楫。將。鄭反。同。徐音集。又子入。權也。致遠。以利天下。陸氏曰。一本无此句。

集解

朱子曰。

則順治之古之法義。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而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出而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是先有溥博淵泉方能時出自无溥博淵泉。豈能時出之。○附錄。程子語聖人主化如禹。

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是以聖人通變。窮則變。道理亦如此。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大變。他以前底事。事了十三卦。是大槩說。則這幾箇卦也。自難曉。通其變。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向得賀孫人以神農稱神。則黃帝者聖人之事也。然則自神農而上。則神人之事。所謂不離於精。謂之神人。兆於變化者也。兆於变化者也。兆於變。故通於變。兆於化。故神而化之。通其變。使之不弊。則民固不倦矣。神而化之。順其自然。則民固宜之矣。○謝氏曰。乾天在上。衣象衣上。蓋而象。而象道。裳幅爲裳。其色纏而象事法。乾坤以示人。使民布君臣父子尊卑貴賤。莫不各安其分也。○楊氏曰。里所謂衣裳。即舜所謂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者。是已。蓋始於黃帝。堯舜氏言之者。繫農之時。人害雖消而人民未著衣食。踰足而禮義未興。爲之君者。方且與民並而食。饔飧而治。蚩蚩蟲蠹。蓋未識。所謂上下尊卑之分。於三聖人者。仰觀俯察。體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臣分義。截然於天高地之下之間。天下其有不治乎。斯時也。其世道一新之會。而黎民於变之机也。剗木爲舟。剗木爲楫。之利。以

剗口。孤反。徐又曰。口。蕭反。本作剗。陸氏曰。本又作剗。以舟反。楫。陸氏曰。本又作楫。將。鄭反。同。徐音集。又子入。權也。致遠。以利天下。陸氏曰。一本无此句。

則順治之古之法義。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而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出而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是先有溥博淵泉方能時出自无溥博淵泉。豈能時出之。○附錄。程子語聖人主化如禹。

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是以聖人通變。窮則變。道理亦如此。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大變。他以前底事。事了十三卦。是大槩說。則這幾箇卦也。自難曉。通其變。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向得賀孫人以神農稱神。則黃帝者聖人之事也。然則自神農而上。則神人之事。所謂不離於精。謂之神人。兆於变化者也。兆於变化者也。兆於變。故通於變。兆於化。故神而化之。通其變。使之不弊。則民固不倦矣。神而化之。順其自然。則民固宜之矣。○謝氏曰。乾天在上。衣象衣上。蓋而象。而象道。裳幅爲裳。其色纏而象事法。乾坤以示人。使民布君臣父子尊卑貴賤。莫不各安其分也。○楊氏曰。里所謂衣裳。即舜所謂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者。是已。蓋始於黃帝。堯舜氏言之者。繫農之時。人害雖消而人民未著衣食。踰足而禮義未興。爲之君者。方且與民並而食。饔飧而治。蚩蚩蟲蠹。蓋未識。所謂上下尊卑之分。於三聖人者。仰觀俯察。體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臣分義。截然於天高地之下之間。天下其有不治乎。斯時也。其世道一新之會。而黎民於变之机也。剗木爲舟。剗木爲楫。之利。以

剗口。孤反。徐又曰。口。蕭反。本作剗。陸氏曰。本又作剗。以舟反。楫。陸氏曰。本又作楫。將。鄭反。同。徐音集。又子入。權也。致遠。以利天下。陸氏曰。一本无此句。

利天下也致遠以

纂註

謝氏曰剗未虛爲而燒木薄鎔爲檣葉

通謂之櫛渙。四互震木三五互艮切

木四上巽又木木在坎水上角象六爻觀初偶

纂註

船頭櫓三四偶加船左右四樂初二寫船頭二五船腹二

內間船倉五上船尾乾三爻金在震巽木中有剗劍之象

南軒張氏曰衣裳之垂蓋欲遠近之民下觀而化然川

途之險阻則有所不通惟夫舟楫之利既興則日月所照霜露所燄莫不拭目觀化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矣

#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服牛晁訓

氏曰說文作攜牛音備引重致遠以利天下陸注曰一本无以利天下一句

纂註

司馬公曰服

錫桂子語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爲之而行隨之象也朱氏曰上古牛未穿馬未縲至是始服

纂註

牛乘馬附物

而乘之謝氏曰隋本否卦乾上爲馬坤下爲牛初上易成

纂註

在焉上跨鞍也初三震木十二五互巽木二三坤牛在兩木

中姤在車箱下故曰服三五互巽股四上反巽亦股四五乾爲馬馬在兩股間如人在馬上跨鞍故曰乘馬古者

司馬公曰服

大車多用牛牽故曰引重車馬可萬里故曰致遠愚謂

朱子曰丁

引重車馬可萬里故曰致遠愚謂

栗車之小車載人而輕者則乘馬以致遠左傳晉伯宗辟

朱子曰豫

徐氏曰內坤爲闔戶互艮爲門闕重門

重日辟傳重則用牛傳則用馬蓋牛以順爲道而力在肩

朱子曰豫

徐氏曰內坤爲闔戶互艮爲門闕重門

拔服而馴之以引重馬以健爲道而力在足故乘而駕之以致遠服牛乘馬穿鼻絡頭離人爲也亦各因其天而任

朱子曰豫

徐氏曰內坤爲闔戶互艮爲門闕重門

之故取諸隨之象謝氏曰艮爲門闕豫二四互艮

朱子曰豫

徐氏曰內坤爲闔戶互艮爲門闕重門

上震反亦及一正一反兩艮也故曰重門震爲木爲聲

朱子曰豫

徐氏曰內坤爲闔戶互艮爲門闕重門

橫地艮手擊之有擊橫象橫俗呼梆子擊以警夜三五互

朱子曰豫

徐氏曰內坤爲闔戶互艮爲門闕重門

坎爲盜暴客也豫豫備有豫防之義也朱子曰上古外

朱子曰豫

徐氏曰內坤爲闔戶互艮爲門闕重門

者怠惰之意擊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杵之利萬

朱子曰下

楊氏曰萬里曰采耜耕稼

又其勿反曰朱子曰下

朱子曰下

楊氏曰萬里曰采耜耕稼

陸求酉反朱子曰下

朱子曰下

楊氏曰萬里曰采耜耕稼

南軒張氏曰聖人教人知農食矣復爲之曰杵以治其五

朱子曰下

楊氏曰萬里曰采耜耕稼

小有所過者乎雙耕洗牛口震末互兌金鑿之有

朱子曰下

楊氏曰萬里曰采耜耕稼

集解

朱子曰下

纂註

之始白杵勝粟之始

爲杵之象艮七互巽木入之有指  
白之象其義則下止而上動也

弦木爲弧劍木爲矢

氏曰以壯反字林曰鎔也因  
角反睽墜苦圭反又音吉

朱子曰睽申然後歲以服之

日亦門析而不知弧矢之利則  
以弧矢之利。謝氏曰睽二至五互既濟三至上互未濟皆有伐鬼方象故曰威天下。雙湖先生曰睽所以取弧矢者以其有互坎也。說卦坎爲弓睽上九張弧說弧皆取互坎象坎又爲堅多心之木。兌反爲巽繩則弦之爲弧兌爲金則劍之爲矢而其義則取睽乖之時不可无弧矢以威不服使之不全於離散也。

朱子曰睽申然後歲以服之

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朱子曰壯

意固之語錄程子語上古之時民皆巢居而穴處後出易之利故也。

朱子曰睽申然後歲以服之

野處無以待風雨故宮室不得不與震風凌雨然後知厚可不固大壯之義也。

朱子曰睽申然後歲以服之

中野不封不樹喪期元數後出聖人易之以蓋取諸大過

朱子曰睽申然後歲以服之

坤爻爲士上下皆四片大過巽下爲木上兌反巽亦爲木大壯象兌陰在上也。大過象坎表裏皆陰也又曰卜筮之說詳於上係制器之說詳於下係。都氏曰杵臼棺椁皆木不足以使民養生送死無憾也。所以依於人者過厚也然養生送死足以當大事故取小過之義而已。

朱子曰睽申然後歲以服之

出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

朱子曰睽申然後歲以服之

夬

朱子曰睽申然後歲以服之

反梁陸直吏

集解

朱子曰明滅之意。此第二

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

朱子語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  
有古未之爲而後人爲之因不可无者此類是也而年  
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既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以後  
建年二年也此殊不以爲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一  
無年號所以元統紀難記如云某月箇箇相似更  
而今有年號猶自姦爲百間更尤計理會處嘗見前輩說  
司詞訴薄曆憑何而決少出若是事乃各有所紀屬而可記  
逢將元字改捺作嘉祐幾年乙家買在其先甲家  
甲家遂又將嘉祐作嘉祐字塗擦家別將出文字又在嘉祐  
无後如何謂嘉祐作嘉祐字塗擦家別將出文字又在嘉祐  
月日時以至人馬糧草之數皆刻板爲記都不可相刻板者如年號猶有  
十三卦後人解說便多牽強如重門鑿板以待暴客只是  
豫備之意却須只爲互體推艮爲門闕雷震乎外之意剝木  
爾漢書所謂獲取制器之義殊故有虞天子之象亦必待穿鑿  
十各以蓋中推其大意云亦曰其大意云  
不能訖者則造書以角獸言之亦曰其大意云  
之取明決之義造書以信有所不能信者則造契以信  
事有所不能信者則造契以信有所不能信者則造契以信

用便則巧僞生憂患作聖人憂之故終之以書契之取象  
書契可以代忘言之允乾天可以防書契之僞其視圖  
等象雖非一時之利實萬世之大利也故結繩初易爲罔  
罟終易爲書契聖人以定大業斷大疑悉於書契乎觀百  
官治萬民察誠非書契不可也十三卦終以夬卦之取象  
非若今日之備器用便起居具服食也自斯人之飢而未  
知佃也聖人之意深矣。楊氏万里曰嗚呼鴻荒之世民之初生  
食也聖人於是乎作耒耜自斯人之肉食而未知噉而  
之偏匱也聖人於是乎作罔罟自斯人之食貨或有餘或不足  
繩紝於遠塗也聖人於是乎作衣裳自斯人之出入厄於川  
隰而道斷也聖人於是乎作市易自斯人之疲於負擔而  
自未知有奇渝也聖人於是乎作舟楫自斯人之寒而衣皮未知  
而病於湿墊也聖人於是乎作輪轡自斯人之虞於寇讎而  
纍裡之掩也聖人於是乎作弓矢自斯人之死而感於  
於十三卦之象然後成亦非一聖人之能爲也歷五聖人  
而後備蓋斯人生之道若此其難而聖人所以生生斯  
人者若此其勞也故韓愈曰如古之无聖人人之類滅久  
矣又曰今吾与汝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  
寧可知其所自耶又曰易未作聖人復取易以制器。真氏曰按此所列卦  
象之意蓋離之中虛而物麗乾坤之上下風之行水上此  
皆物象之自然者也有自然之象則有人之理人之所是  
共覩也然常人見其象而昧其理惟聖人見是象則知是  
理知是理則制是器人皆謂備物致用立成器以利天下  
出於聖人之心思不知聖人亦因其固有而已蓋天地  
之閒昭布森列莫非至理之所存故曰春秋冬夏風雨霜  
露隱乎哉百姓日用而不知耳學者誠能虛心以體天下之  
物則精義妙道莫不昭昭然接於吾之心自然後真知道  
始器之相合而顯微之无間也又後漢志上古聖人見轉蓬  
鬼罔極任重致遠天下獲其利後出聖人觀於天視斗周游  
始知爲輪輪可行可載因物智生復爲之輶輶輪相乘流連  
險赴難周覽八極故易震乘龍謂之壯言器莫有尚之者  
象十四卦自包羲畫卦時俱有邵子朱子說甚明十三卦取  
之炎黃堯舜時未必有也諸儒求十三卦象義不可得則  
穿鑿變互爲說似非經旨。昌黎韓子原道曰云云古之



事雖刻之工一毫損益則不相似矣象之辭又謂之彖者言乎其材也卦有剛柔才也有是時有是象必有是才齊之才與時會斯足以成務矣然天下之動其微難知有殊塗矣故曰爻者效天下之動也是以卦同爻異趨舍進退不得而同然所歸則若合符節故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凡六萬一千四百有餘歲而行十三卦而已夫爻動有吉凶悔吝吉凶者所以生人業也吉凶生而悔吝著其動可謹乎不陽卦多陰陰卦多陽陰卦皆一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 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本又作憧憧陸氏曰

集解

朱

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必思而從則所從者亦無矣  
錄朱子語憧憧往來自不拘如暑往寒來日往月來皆是常理只著箇憧憧便開了德明所謂天下何思何慮正謂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

附

也董問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何故不云殊塗而同歸百慮而費安排只順其此說易說感應之理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

自然而已獨何從而思則志雖一而慮則百殊塗百慮絲然虛作果而已下文皆是此一意行其無事惟務崇德但無意有意則非行其所無事則是意必固我已絕今天下無窮動靜情篤止一屬信而已在我先行其所天事則復何事之有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之屈龍蛇之蟄莫非行其所無事是以惡其鑿也百慮而一致先得此一致

卷之三

三

四

之理則何用百慮處雖百卒歸乎理而已柴氏曰言天地萬物皆本於天理之自然人當棄私欲而循天理也所謂理夫子之一貫子思之誠曾子之守約是也同歸而殊塗天下元二理也一致而百慮天下无二心也致謂極致明其所司歸極其所一致則天下雖塗殊慮百无不應者何思慮爲哉

日往則月來月往

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信相感而利生焉

音訓垂薩立勿反下同信陸氏曰本又作伸同音申下同

金解

朱子曰言往來眾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月來一殷乃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无者但憧憧則不可學蒙日今夕之往所以爲來閑之來吾觀月今夕之來所以爲來朝之往蓋前之眾乃後之信也吾觀諸寒暑折腰之寒不生於寒而生於烈日流金之暑流金之暑不生於暑而生於堅冰蓋冬之信乃昔之眾也張子曰眾信相感而利生焉感以誠也情爲

而利害生雜以爲逆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

子之養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

崇德也

立言訓

瓊陸氏曰紓繡本又作蛻同蟻朱子曰因言虫

反，虫名也。徐又烏謂  
陸直立反全身今本  
言生聚之理而反誰

本亦作陸

存身曰集解

言學亦有自然  
乃所以爲出而

之機也。精研其義，至發用之本，利其蘊用。

適不妄

信之極也

然乃所以爲人  
而聖人之道更

而崇德之資內外交  
凡精粗從酒旆應對  
里庭所歸

以然者

如何入關  
存身也而

錄一朱子語類

之出以求信也寵  
來其機不曾停息大  
小消息不絕于外

此理萬事常開定審且如意如是事功小也快以刀劍爲爲致皆鑿龜答

古不易加  
又須聯繫  
精義入神  
是効驗漏  
事大事千  
劍相仗而  
用也蓋唯  
於私竚而  
利用安身

目有瞬時亦豈了又開開了又  
如何不思那致義至於精則應  
變萬化改頭換面判刀而解件件判  
如此然後可以之鑒宜行而已  
今人緒理則自

能常瞬定又須閉不瞬至鐵至微无時不用底却不必思致用事接物之間无一非面出來自家應副他作兩邊去賀孫精義應務未至於此則凡籍使或中君子不貴然安利不脩理則自

易經卷之十三

七

精義入神一條曰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却似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致用於外也賀孫註余氏曰既曰虛信相感而利生矣恐人知信之利而知虛之所以利也故以尺蠖龍蛇明之其為人切矣

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宋子曰學之事盡於於義和用而發於養至於學之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爲化合一不測爲神此上四節皆以釋咸九四爻義化化之妙者神也繩窮神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劉安節曰孝悌之行而能盡性至命也世之言道以性命爲高遠孝悌爲淺近而不知其一說道无本末精粗之別酒掃應對形而上者存焉出豈无孝悌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亦由之而不知也人見禮樂崩則曰禮樂亡矣然未嘗亡也夫盜賊入化之至不道者必有統屬必有聽順然後能羣處而謂禮樂一日亡乎知禮樂之无所在而在而未嘗亡也則於窮神知化也尚有安節釋道所見偏非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得与矣

附錄

程子語類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无易矣蘇子瞻窮神知

卷之二

十三

雖從之未由也已之意德明窮神知化德之盛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自誠而明相似淵夫子之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二事至於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更只人箇熟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只是這一箇非於崇德之外別有箇德之盛也不從這裏出來然也有這箇意思淵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遇此以往未知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只是這一箇非於崇德之外別有箇德之盛也做來做到徹處便是廣尺蠖蟲子屈得一寸便能信得一寸來做去許他之屈乃所以爲信龍蛇於冬若不蟄則凍殺了其蟄乃所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乃不以崇德也欲罷不能如人行步左脚起了不由得右脚不起所謂過此以往未知或知也若到那窮神知化則須是德之盛也方能義剛天下何思何慮一句便是先打破那恩字却說同歸殊塗一放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向用如此憧憧往來而爲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信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足則亦不能信也今之爲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於內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七熟之所致向思向慮之有譟繫辭解咸九四據爻義者

上文說貞吉悔亡貞字甚重程子謂聖人感天下而雨陽  
寒暑无不通无不應者貞而已矣所以感人者果貞矣則  
吉而悔亡蓋天下本无二理果同歸矣向患乎殊無果一  
致矣何患乎百慮所以重言何思何慮也如日月寒暑之  
往來皆是自然感應如此日不往則月不來月不往則日  
不來寒暑亦然往來只是一般往來但憧憧之往來者患  
得患失既要感這箇又要感那箇便是憧憧忙亂用其私  
心而已欲信相感而利生焉者有晝必有夜設使長爲晝  
而不夜則何以息夜而不晝安得有此光明春氣固是和  
好只有春夏而无秋冬則物向以成一向秋冬而无春夏  
又何以生死信往來之理所以必待晝相爲用而後利所  
由生春秋冬夏只是一箇感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爲應  
爲冬之感冬則應秋而又爲春之感夏則應春而又爲秋之感  
蛇則不可以信龍蛇不蟄則不可以藏身今山林冬暖而  
蛇出者往往多死此即惡信往來感應必然之理夫子因  
往來二字說得許多大又推而言學所以内外交相養亦  
只是此理而已橫渠曰事謬吾內求利益吾外致致  
養吾內此下學所當致力處過此以上則不容計較所謂  
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所及此則聖人事矣

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明惟是橫渠推出來推行有

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  
並童窮神知化是逐子義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  
復一月節節挨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神是一箇物事或  
在彼或在此當其在陰時全體在陽時全體在陽都  
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神橫渠言一故神兩  
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說得甚是分曉溫林問正蒙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  
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盡化如何是緩辭急辭曰神自  
是急辭化是漸進而化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必辱非  
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

得見邪

○音訓死其今本作期

集解

朱子曰釋困

附錄

語問

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大意指困于石疏石是挨動不得  
底物事自是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只曰  
宜以人事言之有着力不得處若只管着力去做少間去  
做不成能人便道自家无能便是辱了名或曰若在其位  
可做底事便不可入頭去做學蒙不

南軒張氏曰有應於上將以求名今

困子石此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也有依於下得以安身  
今據於蒺藜此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也在困之時名辱  
身是有死之理此身不行道雖妻且不可見宜乎凶也。  
揚氏万里曰君子有不幸之困无以致之在陳畏匡是已  
故名不辱而身不危小人无幸免之困爲不善以致之以  
其非所據而據是以非所困而困尚可得而保其名保其  
身保其家保其妻了乎。柴氏曰此言困之小人不免義以危身

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  
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时而動何不利之  
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訓射隼陸上食亦反下恤允  
反括陸氏曰古括反結也  
朱子語張欽夫說易謂只依孔子繫辭說便了如說公用  
射隼至成器而動者也只如此說便了固是如此聖人之  
意只恁地說不得緣在當時只理會得蒙數故聖人明  
之以理賀孫公用射隼孔子自是發出言外意學蒙  
註朱氏曰藏可用之器待可爲之時動无結門  
出則有獲唯乘盈信之理而其用利者能之

子曰小

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  
懲而大誠此小人之福也易曰禳校滅趾无咎此

之謂也

音訓校陸胡孝反下同止  
今本作趾陸氏日本亦作趾

集解朱子曰此釋解上六爻義附錄  
朱子曰此釋噬嗑初九爻義

纂註以不義爲畏故畏威而後懲於不義。朱氏曰小人  
不恥不仁故不畏不義陷於死亡辱及其先恥孰大焉雖  
懲大誠猶爲小人之福况真知義乎。張子曰暗於事幾  
者也。郭氏京曰不見利不動按動字誤作勸字凡惄吝  
所生平動者是小人見利而動若勸勉之而後懲小  
義皆是善道故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也。善不積不  
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  
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  
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音訓去陸羌

昭辰又音河

集解

朱子曰此釋蒙

纂註

朱氏曰精於義者

一曰精哉彼積

不善而滅其身者不知小善者大善之積也。攬氏万里  
自夫子釋噬嗑初上之辭謂懲惡在初改過在小。錢氏  
日積字宜玩凡善惡未有不由積而成也盍謹諸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

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士其工繫于包桑

朱子曰此釋否

爻義附錄亡者以存爲可常保是以亡亂者有其治是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曰其舊也如此說看來保其存有其治李蒙明君子見幾之見幾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音訓知陸音智顥今本作鮮陸氏日本亦作鮮仙善反少也折陸之設反餗陸氏曰音

速馬作粥渥陸於角反勝陸音升

集解

朱子曰此釋鼎九四爻義

纂註

朱氏曰位欲當德謀欲量知任

欲以人之國徵倖萬足以塞其責者本於不知義而已。錢氏曰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度力度德而後居其任雖百工胥史且猶不苟况三公乎爲君不明於所擇爲臣不審於自擇以至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不勝任之故可不戒哉。楊氏万里曰聖人亦豈責天下之人皆德厚而不薄皆知大而不小皆力多而不少哉亦責其貪位而不量已過分而不勝任以至覆人之餗敗己之身爾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

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音訓先見陸賢遍反介于陸氏曰徐音

飛衆家作介徐云王虞古艱反斷陸丁亂及

集解

朱子曰此釋豫六二爻義漢書吉之間有凶字

程子語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光庭見幾而作不爲終日智之圓也介如石理素定也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

而作何俟終日哉並顧○朱子語易曰知幾其神乎便是

行知之不至也。並光庭。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復行。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之。便更不前作。顏子大率上與聖人皆同。只這便有分別。若无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顏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這些地位。夫尤難。直是峻謹。又大段着力。不得。馮氏拾遺。朱子語。其殆庶幾乎。殆是幾字之義。又曰。是近義。又殆是危殆者。是爭此二子底意思。又曰。或以幾爲因。上文幾字而言。但上傳与孟子庶幾乎。兩字都只做近字說。李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纏芥必見。蓋李氏菴。年曰。聖人无不善。賢人則略有不善。但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也。丘氏曰。庶近也。与庶乎。屢空之庶。同義夫子知幾。顏子察幾。此其去聖所以未達間爾。張子曰。知不善。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二人行則損。一人行則得。其方言致一也。

本

音訓。絪縕。陸氏曰。

附錄

朱子語。

天地絪縕。

萬物化醇致一專

下紂云。反晁氏曰。說文作壹壺。不得幽凶也。說之。按壹壺篆文。細縕古文。氤氲隸文。

狀。謂厚而發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此釋類六三爻義。

集解。朱子語。天地絪縕之。

附錄

朱子語。

天地絪縕。

萬物化醇致一專

纂註。朱氏曰。天地萬物。其本一也。天地升降。其氣。絪縕萬物。化矣。醇而未雜。言其一而未始離也。天地男女皆二而一也。柴氏曰。天地男女皆二而一也。天地既生萬物。萬物各有陰陽精氣。相交化生。无窮男女。日化生者。言有兩則有一也。立氏曰。損自泰來。以未成卦。言之下乾爲天上坤地。既生萬物。其本一也。天地升降。其氣。絪縕萬物。各有陰陽精氣。相交化生。无窮男女。日化生者也。丘蒙。乾坤交坤下三爻。而爲損有天地絪縕之象。張子曰。始陳上下。交以盡接人之道。卒具文構精之蒙。張子曰。始陳上下。交以盡接人之道。卒具盈也。艮三索而得男。乾道之所以成也。兌三索而得女。坤道之所以成也。故三之於上。則有天地絪縕男女構精之義也。故巽得陽。則爲益。以其虛也。陽得陰。則爲損。以其盈也。艮三索而得男。乾道之所以成也。兌三索而得女。坤道之所以成也。故三之於上。則有天地絪縕男女構精之義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

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二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

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

勿恒凶。

音訓易其

集解

朱子曰此釋益上九爻義。此第五章

附錄

朱子語夫

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而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答劉琨上下繫說來却不淺近有含蓄所以分在上下繫也別無意義聖人偶然去這處說那許多爻直如此分明它人說得分曉便淺近聖人又去那處說爾董纂註郭氏京曰危以動則民不輔也按交而求則民不与二字義甚明。錢氏曰安其身易其心定其交非立心有恒者不能然立心有恒種種周密缺一便不謂全。項氏曰危以動則民不与者黨与之与也无以利相与爲无交動而与語而應求而与者物我一心而无間之者也小人反是獨言莫之与則傷之者至矣以益之上九專利自益故也。雙湖先生曰夫子於繫辭上傳

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訓易之門

邪

陸氏

日本又作易之門

戶

邪撰

陸氏

下章同數也廣雅云定也王肅土眷反

子

集解

程子

既舉七卦爻辭以發明易道卒於此第十五章又復舉九卦十爻之辭以論之看來亦只是隨一時意之所欲言者則舉之逐爻各自有意義皆足爲掌者取法未必先立主意却以卦實之或盡分配上精義致用說切恐未然也。朱子曰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乾坤外別有易只易便是乾坤乾坤便是易以那兩扇門相以一扇開便一扇閉只是箇陰陽做底如閭戶謂之乾坤關戶謂之乾門門者是六十四卦皆由此出而兩儀生四象只管生出故曰門爲復是取閭闔之義耶曰只是取閭闔之義六十四卦只是這一箇陰陽閭闔而成但看它下文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

附錄

易之門

朱子語乾坤

子

而下考乾坤形而上者道夫天地之撰是所爲必大觀  
即說它。謂二物也。陰陽合德謂二物交錯而相得有合剛柔有體謂  
曰體體天地之撰言聖人作易皆以體達造化之迹也有形可推故曰  
其至著者也。神明之德言易書既作又以通知造化之理而指於  
至微者也。又曰自形而上者言之故先陰而後陽自形而  
下者言之故先剛而後柔。徐氏曰乾坤相合而成所謂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也。  
而後成衆卦爻之體如剛來而下柔剛上而柔下此類皆由乾坤相合而成就物於陰陽而由  
陰陽以闡開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蔡氏曰乾坤合德而剛柔有體也。  
朱子曰萬物雖多无不出於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  
也。故以爲衰世之意善指文王與紂之時也。朱子語  
名也雜而不越。是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曰它後兩  
三番說名後又舉起九卦說看來只是爲卦名又曰繫辭  
朱子曰萬物雖多无不出於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  
也。故以爲衰世之意善指文王與紂之時也。朱子語  
其類。其所稱雖雜而不越乎。陽物也。坤之所名或爲龍或爲馬或爲玉金  
本作於稽音啓其類。其所稱雖雜而不越乎。陽物也。坤之所名或爲龍或爲馬或爲玉金  
經歷到此若不是經歷如何說得一經歷到此若不是經歷如何說得一經歷到  
於左腹獲明庚之心于出門庭。此若不是經歷如何說得一經歷到  
於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如箕子之明夷如入  
文王時出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  
下。自此以後皆難曉。李蒙於稽其類。其所稱雖雜而不越乎。陽物也。坤之所名或爲龍或爲馬或爲玉金  
又一本於作烏不知如何但不遇說稽考其事類淵其衰  
出。徐氏曰上古之出俗朴民淳迷于吉凶之塗而莫知天之  
名。或爲牝馬或爲輿金。其稱雖雜而不越乎。陽物也。坤之所名或爲龍或爲馬或爲玉金  
下。徐氏曰乾坤足以盡天下之道萬物由此足矣。何用不  
氏曰乾坤足以盡天下之道萬物由此足矣。何用不  
出。徐氏曰衰道微人之情僞濁熾聖人不得不不明其道以示  
下。徐氏曰乾陽坤陰剛柔交錯顯而體天地之撰微而通神  
明之德然剛勝則吉柔勝則凶亦未嘗費辭也中古以来  
人心变詐迷謬愈甚。文王周公於是繫卦爻之辭稱名辨  
物稽類考占以開示陰陽之義易之道雖無餘緼而聖人  
憂患後出之意蓋亦有不得已焉者故下文又申言之  
明之德然剛勝則吉柔勝則凶亦未嘗費辭也中古以来  
人心变詐迷謬愈甚。文王周公於是繫卦爻之辭稱名辨  
物稽類考占以開示陰陽之義易之道雖無餘緼而聖人  
憂患後出之意蓋亦有不得已焉者故下文又申言之  
大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羅正辨物正  
言辭備矣。徐氏曰音訓闡陸氏曰昌善反明也。寤物陸  
大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羅正辨物正

集解

附錄

朱子語問彰往察來

朱子曰而微顯恐當作微顯而開而之而亦疑有誤。往相以往是已定底如天地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了來謂方來之變亦皆在這上了。曰是李蒙往者如陰消可見者微顯闡幽便是顯道神德行德行顯然可見底教人知一然皆出於道義之緼微顯所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顯只是粗底道推岀那裏面有這箇物事。又曰將這道理來事物上看言那箇雖是粗底道理是微顯闡幽董其稱名也。其取類也大其首。

不以明失得之報。音訓文陸如字一音問中陸丁仲反貳陸氏曰音二鄭云當爲王冕氏。其辭入其言曲而中其事辟而隱因貳以濟民。

古文按主

集解

朱子

多闕文

疑字不可盡通後皆放此

此第六章

朱子曰肆陳也貳疑也。

彰往來謂吉凶未定事之方來者占筮中所告可以

使見其端故曰闡幽當名謂父子君臣之分貴賤上

下之

大川不利涉大川可小事不可大事

正其言以

經緯錯綜皆有自然之文非其旨遠其辭文乎

天地陰陽道德性命之奧象皆示之而其

經緯錯綜也

朱子釋

前故

古文

微顯

闡幽

董其稱名也。

其取類也大其首。

不以明失得之報。

音訓文陸如字一音問中陸丁仲

反貳陸氏曰音二鄭云當爲王冕氏

朱子曰肆陳也貳疑也。

彰往來謂吉凶未定事之方來者占筮中所告可以

使見其端故曰闡幽當名謂父子君臣之分貴賤上

下之

大川不利涉大川可小事不可大事

正其言以

經緯錯綜皆有自然之文非其旨遠其辭文乎

天地陰陽道德性命之奧象皆示之而其

經緯錯綜也

朱子釋

前故

古文

微顯

闡幽

董其稱名也。

其取類也大其首。

不以明失得之報。

音訓文陸如字一音問中陸丁仲

反貳陸氏曰音二鄭云當爲王冕氏

朱子曰肆陳也貳疑也。

彰往來謂吉凶未定事之方來者占筮中所告可以

使見其端故曰闡幽當名謂父子君臣之分貴賤上

下之

大川不利涉大川可小事不可大事

正其言以

經緯錯綜皆有自然之文非其旨遠其辭文乎

天地陰陽道德性命之奧象皆示之而其

經緯錯綜也

朱子釋

前故

古文

微顯

闡幽

董其稱名也。

其取類也大其首。

不以明失得之報。

音訓文陸如字一音問中陸丁仲

反貳陸氏曰音二鄭云當爲王冕氏

朱子曰肆陳也貳疑也。

彰往來謂吉凶未定事之方來者占筮中所告可以

使見其端故曰闡幽當名謂父子君臣之分貴賤上

下之

大川不利涉大川可小事不可大事

正其言以

經緯錯綜皆有自然之文非其旨遠其辭文乎

天地陰陽道德性命之奧象皆示之而其

經緯錯綜也

朱子釋

前故

古文

微顯

闡幽

董其稱名也。

其取類也大其首。

不以明失得之報。

音訓文陸如字一音問中陸丁仲

反貳陸氏曰音二鄭云當爲王冕氏

朱子曰肆陳也貳疑也。

彰往來謂吉凶未定事之方來者占筮中所告可以

使見其端故曰闡幽當名謂父子君臣之分貴賤上

下之

大川不利涉大川可小事不可大事

正其言以

經緯錯綜皆有自然之文非其旨遠其辭文乎

天地陰陽道德性命之奧象皆示之而其

經緯錯綜也

朱子釋

前故

古文

微顯

闡幽

董其稱名也。

其取類也大其首。

不以明失得之報。

音訓文陸如字一音問中陸丁仲

反貳陸氏曰音二鄭云當爲王冕氏

朱子曰肆陳也貳疑也。

彰往來謂吉凶未定事之方來者占筮中所告可以

使見其端故曰闡幽當名謂父子君臣之分貴賤上

下之

大川不利涉大川可小事不可大事

正其言以

經緯錯綜皆有自然之文非其旨遠其辭文乎

天地陰陽道德性命之奧象皆示之而其

經緯錯綜也

朱子釋

前故

古文

微顯

闡幽

董其稱名也。

其取類也大其首。

不以明失得之報。

音訓文陸如字一音問中陸丁仲

反貳陸氏曰音二鄭云當爲王冕氏

朱子曰肆陳也貳疑也。

彰往來謂吉凶未定事之方來者占筮中所告可以

使見其端故曰闡幽當名謂父子君臣之分貴賤上

下之

大川不利涉大川可小事不可大事

正其言以

經緯錯綜皆有自然之文非其旨遠其辭文乎

天地陰陽道德性命之奧象皆示之而其

經緯錯綜也

朱子釋

前故

古文

微顯

闡幽

董其稱名也。

其取類也大其首。

不以明失得之報。

音訓文陸如字一音問中陸丁仲

反貳陸氏曰音二鄭云當爲王冕氏

朱子曰肆陳也貳疑也。

彰往來謂吉凶未定事之方來者占筮中所告可以

使見其端故曰闡幽當名謂父子君臣之分貴賤上

下之

大川不利涉大川可小事不可大事

正其言以

經緯錯綜皆有自然之文非其旨遠其辭文乎

天地陰陽道德性命之奧象皆示之而其

經緯錯綜也

朱子釋

前故

古文

微顯

闡幽

董其稱名也。

其取類也大其首。

不以明失得之報。

音訓文陸如字一音問中陸丁仲

反貳陸氏曰音二鄭云當爲王冕氏

朱子曰肆陳也貳疑也。

彰往來謂吉凶未定事之方來者占筮中所告可以

使見其端故曰闡幽當名謂父子君臣之分貴賤上

下之

大川不利涉大川可小事不可大事

正其言以

經緯錯綜皆有自然之文非其旨遠其辭文乎

天地陰陽道德性命之奧象皆示之而其

經緯錯綜也

朱子釋

前故

古文

微顯

闡幽

董其稱名也。

其取類也大其首。

不以明失得之報。

音訓文陸如字一音問中陸丁仲

反貳陸氏曰音二鄭云當爲王冕氏

于拘於羑里而繫

附錄

程子語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

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患字既有所此二字聖人安得无之安節

是故復德之基也謙

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

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

也

馬作稽辭陸氏曰如字王肅卜勉反

朱子曰復禮也上天下澤

定分不易以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爲基而立也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爲禮者之所當執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脩德以憂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恤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脩身心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患難而矯亢自高取禍必矣復德之本始孟子所謂自反困德之辯其處困而通則可以辯其是困而不通則可以辯其非損是懲忿窒欲益是脩德益令廣大巽德之制巽以行權巽只是底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麤只從事上綽過

附錄

朱子語復

集解

朱子曰復禮也上天下澤

如此擢便錯了巽伏也入也李蒙問井德之地曰井有本故澤及於物而井未嘗動故曰居其所而遷如人有德而後能施以及人然其德性未嘗動也井以巽義如人有德有德之不動而應變於外則不窮也德之地是那不動地之義蓋巽之義非順字所能盡順而能入之謂巽一陰入如在此方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必大程在人耳目者未嘗不始於近而後寔以光懿。徐氏曰復基上踐也基猶基址禮卑如地之踐履一循乎禮是從實地立步步皆實則德有其基自下積累而上故曰德之萌人復爲反善之義人非聖人不能不流於惡能於念慮之萌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更審其幾而復於善焉是德有其德當義則爲君子達理則爲小人明辨於私所以自驗其本也人更困窮出更語默之間取予辭受之際最可觀所守也。雙湖先生曰此初陳九卦之德雖未說到聖人易處然以文王之聖之德純亦不已其於九卦之德固

纂註

程氏

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患字既有所此二字聖人安得无之安節

是故復德之基也謙

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

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

也

馬作稽辭陸氏曰如字王肅卜勉反

朱子曰復禮也上天下澤

定分不易以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爲基而立也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爲禮者之所當執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脩德以憂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恤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脩身心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患難而矯亢自高取禍必矣復德之本始孟子所謂自反困德之辯其處困而通則可以辯其是困而不通則可以辯其非損是懲忿窒欲益是脩德益令廣大巽德之制巽以行權巽只是底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麤只從事上綽過

朱子語復

集解

朱子曰復禮也上天下澤

如此擢便錯了巽伏也入也李蒙問井德之地曰井有本故澤及於物而井未嘗動故曰居其所而遷如人有德而後能施以及人然其德性未嘗動也井以巽義如人有德有德之不動而應變於外則不窮也德之地是那不動地之義蓋巽之義非順字所能盡順而能入之謂巽一陰入如在此方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必大程在人耳目者未嘗不始於近而後寔以光懿。徐氏曰復基上踐也基猶基址禮卑如地之踐履一循乎禮是從實地立步步皆實則德有其基自下積累而上故曰德之萌人復爲反善之義人非聖人不能不流於惡能於念慮之萌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更審其幾而復於善焉是德有其德當義則爲君子達理則爲小人明辨於私所以自驗其本也人更困窮出更語默之間取予辭受之際最可觀所守也。雙湖先生曰此初陳九卦之德雖未說到聖人易處然以文王之聖之德純亦不已其於九卦之德固

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患字既有所此二字聖人安得无之安節

是故復德之基也謙

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

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

也

馬作稽辭陸氏曰如字王肅卜勉反

朱子曰復禮也上天下澤

定分不易以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爲基而立也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爲禮者之所當執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脩德以憂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恤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脩身心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患難而矯亢自高取禍必矣復德之本始孟子所謂自反困德之辯其處困而通則可以辯其是困而不通則可以辯其非損是懲忿窒欲益是脩德益令廣大巽德之制巽以行權巽只是底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麤只從事上綽過

朱子語復

集解

朱子曰復禮也上天下澤

如此擢便錯了巽伏也入也李蒙問井德之地曰井有本故澤及於物而井未嘗動故曰居其所而遷如人有德而後能施以及人然其德性未嘗動也井以巽義如人有德有德之不動而應變於外則不窮也德之地是那不動地之義蓋巽之義非順字所能盡順而能入之謂巽一陰入如在此方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必大程在人耳目者未嘗不始於近而後寔以光懿。徐氏曰復基上踐也基猶基址禮卑如地之踐履一循乎禮是從實地立步步皆實則德有其基自下積累而上故曰德之萌人復爲反善之義人非聖人不能不流於惡能於念慮之萌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更審其幾而復於善焉是德有其德當義則爲君子達理則爲小人明辨於私所以自驗其本也人更困窮出更語默之間取予辭受之際最可觀所守也。雙湖先生曰此初陳九卦之德雖未說到聖人易處然以文王之聖之德純亦不已其於九卦之德固

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

文反篇陸尺證

集解

朱子曰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強壯然

易訓席陸於鼈反長陸丁

微而不亂於羣陰恒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

附錄

程子語益長裕而不設謂固有此理而就上充長之設是撰造也撰造則爲僞

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陽  
和者也。朱子語覆之爲卦君臣上下各履其位而得其  
亂是乃所以爲至也。又曰履和而至以下皆是反說謙尊  
復是若秦人尊君卑臣則雖尊而不光故謙則尊而又光  
也。復雖一陽生於羣陰之下。如幽暗中一點白便是白而辨  
小然而衆惡却渴能不得學蒙損先難而後易不深虎穴  
地說得不濟事顯子荀子產爲政鄭人歌之曰孰殺子產  
吾其與之及三年人復歌而頌之蓋事之初在我亦有所  
勉強在人亦有所難堪久之當事理順人心這裏方易復  
利者義之和一般義是一箇制斷物事恰似不和久之

易會通十三

大

事得其宜乃所以爲利如萬物到秋許多嚴凝肅殺之氣  
似可畏然萬物到這裏若不得此氣收斂凝聚許多生意  
因裕只是一事但充長自家物事教寬裕而已困窮而不設長  
困困却流行出去利物偶繫辭既說井以辭義又說井居其所  
定於此而隨事制宜自莫不當所以說井以辭義又說井居其所乎  
遷賀孫巽稱而隱巽是箇卑巽底物事蓋巽一陰在下二  
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可動物事水却可隨所汲而往如道之正  
是箇隱伏也自然是箇順恰好底道理了不待發露出來  
初生時已自稱量得箇道理了不待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爲  
量而不能隱伏至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  
用又如陽如又躰沂水蓋之時所以困彖說也井居其所乃所以爲易也  
事到面前自家便有一箇道理要置它不待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爲  
量而不能隱伏是此意箇陳才卿問隱字何訓曰隱不  
能是也。巽之動物无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爲  
聲爲旛物之義某前以爲稱揚之說錯了李蒙  
徐氏曰設施爲也自然充長不待施爲以求其益也益之  
富俟其涵養從容自然充長不待施爲以求其益也益之

謂有所安，排布置要如何也。真氏曰：按損先難而後易，蓋忿心易，發難制欲心易開難。塞故其始也懲之塞之爲甚難然。天理既明，人欲自熄，其爲力又有所不難者，故曰裕之德。裕則其利益自然，及物不持，安排做作也。故曰：「不設後，湯益長裕而不設。」蓋主利物而言，長裕者謂充廣，語寬裕者人厭之而恒之難則不能必至。而履之和則能至，尊者不能必至。裕則不施窮則不通而困之窮則能通。遷謂養物不窮也。居其所則不能，而井之居則能遷。稱輕重等也。稱則形著而巽之稱則遷而井之居則能遷。稱輕重等也。稱則形著而巽之稱則能。能應此如書之九德，蓋兼牴用而言也。雙湖先生曰：此再陳九卦之材，亦未說到聖人用易更然。聖人既有九卦之德，亦必有九卦之材。其和而至，稱而應，固其餘事矣。

# 害益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

害益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

行陸下子孟反集解朱子曰：寡怨謂少所怨，大辨義謂安而遠陸于萬反能應。此第七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之附錄。

程子語巽以行權，義理所順，更所以行權光庭。

○朱子語禮主卑下，履也是那踐履處所行若

不由履，自是乖戾，所以曰「履以和行謙」，又更卑下，所以節制乎禮。又曰：「禮是自家恁地卑下，謙是應物而言。」李蒙困以寡怨，是得其處，困之道故无外於天，无所尤於人。若不得其道，則有所怨。充矣，問井以辯義，是大小多寡所施，各當如上文所云，而遷是否，曰：然以大巽以行權。谷見而仲復問巽以行權，恐是神道曰：不須如此。說巽只柔順，低心下意底，意義人至行權，更不少巽。順如何行得？蓋鄭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地做，却不成行權。淵鄭權是見得道理，精熟後，於物之情，微委曲，更无處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銖問巽有優游，巽是入之，義權是仁精義，熟於事，能優游以入之意，曰：是又曰行權。李蒙、鄭仲復問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如何只取九卦先生云：聖人論處憂患，偶然說此九卦耳。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偶說此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便不說。一卦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盡。有道理，且易中，盡有處憂患底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若以困為處憂患底卦，則屯蹇，非處憂患而何？觀聖人之經，正不當如此。後山苟於象數之率，乃以爲九陽數聖人之舉，九卦盖合此數也。尤泥而不通矣。蓋得

易之爲書如行雲流水本无定相確定他說不得顚子三  
陳九卦初无它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得是聖人  
說憂患之道聖人去這裏偶然看得這幾卦有這箇道  
理所以就這箇說去若論到底如睽蹇皆是憂禍患底事  
何故却不說聖人視易如雲行水流初无定相不可確定也淵  
是用希昇也。柴氏曰道始於踐履而終以知權故孔子  
以可與權爲學之至。雙湖先生曰三陳九卦自有次第  
人用九卦以憂患之道故皆以以字明之亦如六十四  
卦大象必着一以字以明用易也然文王之聖心与易會  
居平時憂患无一非易況演易羑里即身是易豈待逐  
卦而以之乎夫子亦姑論其憂患之道以其近似者言  
之而爲萬物易者法耳膠焉非易又曰九卦於三畫八  
體離在焉實未嘗不明也。真氏曰九卦之義更當各就  
全卦反復觀之以求其所謂憂患者庶乎得之又此章  
之下云易之爲書也不可遠云云又明於憂患与故則易  
之一書无非明於憂患又不特九卦爲然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

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

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萬反

音訓遠陸氏曰馬王韓袁

附錄

朱子語謂易之所言

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

朱子曰遠猶忘也周流六虛謂陰陽流行於卦之六位  
日用之所不能須臾者故曰不可遠曰是李蒙易不可  
爲典要易不是確定破本子揚雄大玄却是可爲典要它  
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書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書底吉夜  
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  
凶底又有應而吉底又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爲典要之書  
這箇是有許多变所以如此端大傳說上下无常唯变所  
適便見得易人人可用不是死法雖道是二五是中却其  
間有位二五而不吉者有當位而吉亦有當位而不吉者  
若揚雄太玄皆排定了第幾爻吉第幾爻凶此便是死法  
書至屢遷此總言爲書爲道以起下文之意也自變動不  
居至唯变所適言易道之屢遷也不居猶不止位未有爻  
言或自上而降或由下而升上下无常也柔來文剛分剛

書上而文柔剛柔相易也典常也要約也其屢變无常不可  
爲典要唯變所適而已。朱氏曰位謂之虛者虛其位以

賀孫纂註

待亦變動也故太玄  
九位亦以九虛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集解

卷之三

曰此句未詳

附錄

朱子語類卷一  
內外知體

內外使知懼

據文勢合符

句僕

是如向上下之意都一不相屬硬解也  
來內爲入易出入六爻爲人内外之  
者以卦內外體言出者自內之外往  
也以是觀消息虛盈之變出處進退  
使知戒懼當出而入當入而出其患

司馬公曰：自內適外爲出自，自外入者爲出入。朱氏曰：出入之理一也。又明於憂患。

朱子語類卷之三

集解  
若

父母臨之戒懼之至

則吉如比則  
母相似常忌  
戒懼諭  
憚地之明失得之報  
難无師保亦除父  
氏曰上繫雜言与  
與聖人同變之意  
繫則多言憂患矣

凶是也。既知懼，則無師保。一似臨父。  
所以致憂患之極，无有師保教訓而嚴  
也。有如父母親臨而愛敬之見，聖人之  
曰：師者，教之道保者，輔其躬。蔡氏曰：  
母易書可親，如此信乎？不可遠也。余  
民同患而必以洗心先之，又發造化不  
下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音訓擗陸

氏曰葵癸反庶  
馬云方道也

朱子  
集解

常矣然神而明之必有常典常是一定了  
常曉常猶言上文說不可可  
常理李蒙篆  
鑒定  
苟而如其人道不虛  
法度使知懼於外其剛  
所適然其剛柔之  
使知懼於外其剛  
上或下而无常皆  
於其人也書者卦  
二句一章綱領变  
言其辭也自其變  
於其人也書者卦  
則有典可循有常  
之所在指而揆其方  
雙湖先生曰此章  
於其人也書者卦  
二句一章綱領变  
言其辭也自其變  
上或下而无常皆  
所適然其剛柔之  
使知懼於外其剛  
法度使知懼於外其剛  
而如其人道不虛  
非其人道不虛  
可聖人之意  
曰勿之

則存乎其人也。占得他這爻了吉凶，爲典要下文又說氏曰：方道也。人能以揆度夫大易之爻之所向，則其道鮮矣。論玩辭觀變爲爻之辭也。道之運動不居以下言其變，則九六之爻一剛柔之相易也。或上而出于外也，或下而入於內也。柔之云乎，自變之云乎，常行則玩辭觀變之辭揆方而有典常。

此第八章語既  
自定這便是有典  
既已有典常這都不可  
初率循人易之辭則  
不道。凌氏曰率其辭  
人亦可以行之哉。  
李易之事而深有望  
遷者卦爻之變也。此  
周流於虛位之間或  
既足爲典要而惟變  
既足爲斯人之法度  
內也亦足爲斯人之  
其辭觀之則明憂患  
之可法而後繼之以  
李誠有望於其人也。  
終以爲質也六爻

自幼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

相雜唯其時物也。

音訓要陸

集解

朱子曰質謂卦卦必舉其始終而

其時物而已

後成卦爻則唯其時物而已

纂註

錢氏繅曰六爻相雜唯其時之不同也而于千千繫于陸于木之不同者亦時也。徐氏曰此申明之也質謂卦卦時謂六位之時物謂陰陽二物也原

總言聖人作易所以立卦生爻之義下文又遂爻分說而

其事之始要其事之終以爲一卦之卦質卦有六爻剛柔

錯雜隨其時辨其物言卦雖有全卦而爻亦无定用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纂註

朱子曰此言上爻者卦之末末則其質已著故易知難知則所繫乏辭

以擬議而後得易知但卒其卦之辭而成其卦之終也

集解

朱子曰此謂

若夫雜物撰德

集解

朱子曰此謂

陸氏曰鄭作

集解

朱子曰此謂

算云數也

集解

朱子曰此謂

觀卦處亦舉得分

集解

朱

則鉤

至吉凶居

陸氏曰

馬如字

鄭王肅作

其辭知者

陸音智

彖辭

鄭云彖辭

卦辭也

鄭云爻辭

六爻之

辭而已

也

思陸

反

集解

朱子曰

彖統論

朱氏曰

噫重卦

六爻之

辭而有

吉凶存亡者

也彖辭者合

內外二體以

一爻相變而有

則四者不

同居然

易見可指掌

而知矣

六爻變動相錯而

有吉凶存亡者

也彖辭者合

內外二體以

一爻相變而有

吉凶存亡者

也彖辭者合

內外二體以

一爻相變而有

辭而已

有同位而異物同物而異象同象而異辭要諸辭

者也知者明於理則觀諸彖辭而爻義已知其過半矣。

耿氏曰雜

辨撰德

辨是與非大致所歸不出乎存亡吉凶

而已所以觀

彖辭而已

龔氏曰以彖爲要知者觀之无待

於爻蓋所要愈約所知愈易中爻者六爻之要而彖者又

卦之要

也

卦之要

在觀彖辭而已

龔氏曰以彖爲要知者觀之无待

於爻蓋所要愈約所知愈易中爻者六爻之要而彖者又

卦之要

也

卦之要

在觀彖辭而已

龔氏曰以彖爲要知者觀之无待

於爻蓋所要愈約所知愈易中爻者六爻之要而彖者又

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

其要无咎其用柔

中也

集解

朱子曰此以下論中爻同功謂皆陰位異位謂

附錄

朱子語問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近君則當

柔中也

和遠夫則當有強毅剛正之象始得此二

之所以不利然而居中所以无咎曰也是

焦地說又曰其

之所以不利

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

也

之所以无咎若作去声則是要約之義若作平声則是要其歸

也

之之意父曰要去声是要恁地要平声是

這裏取那裏意思又曰其只欲无咎易說

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爲正文近字上仍曉懼字

許氏曰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况不得其

正者乎二箇不正猶有得中之美况正而得中者乎四近

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

也

之所以无咎若作去声則是要約之義若作平声則是要其歸

之所以无咎若作去声則是要約之義若作平声則是要其歸

之所以无咎若作去声則是要約之義若作平声則是要其歸

之所以无咎若作去声則是要約之義若作平声則是要其歸

之所以无咎若作去声則是要約之義若作平声則是要其歸

之所以无咎若作去声則是要約之義若作平声則是要其歸

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二多凶五多功貴賤

證反

音訓勝陞升

附錄

朱子語二与五同

郭氏京曰

註云懼近

也

陽而位有貴賤之異三與臣

故多功然五君位也柔居之則危剛居之則能勝其事故

六居五多危九居五多吉也

許氏曰上卦之中乃人君

之位也一爻之德莫精於此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重

厚而順於理

艮篤於實皆能首出乎庶物不問何时克濟大事

傳謂五多功者此也獨震忌發輔兌比小六於君道爲未

善觀其戒之之辭則可知

雙湖先生曰按此章事論終

畫以示人首論六爻之始終次論爻之初上又次以論中則  
爻因及彖辭末則申論中四爻分一二三四五陰陽而論以  
見遠近貴賤安危之不同而剛柔之用亦異其致意在  
中四爻而四爻之中所主又在二五居二体之中也

易

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二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集解

朱子曰二畫已具三才之體六而以  
上二爻爲天中二爻爲人下二爻爲地

**附錄**

中最清可以上輔相成天地設位聖人能直行于天地心之是心所以爲三才而動則分了天爲上地爲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大陪一物而兩休陰陽也謂之天剛柔也而謂之地仁義也而謂之地之道兼陰與陽也地之道兼柔仁与義也六著非官即三才之道卦有重卦六即三三即一也○楊氏万里曰重卦則陰或居上安之也之不爲天陽或居下安知天之不爲地五爲君則地道爲人道矣二爲臣則地道爲人道矣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

卷之二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

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解  
雜著

謂剛柔之位相間不當謂爻不當位。此第十章

論易不徒爻畫有天地人之道具焉惟其有是道所以變於其間則亦向變動之有若物相雜則是因六爻中陰陽二物自相雜居而成立以生吉凶而爲人事失得之象耳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如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附錄

平安慢易者使之傾覆易之書於萬物之理无

集解

朱子曰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此第

章十一

所不具故曰百

寡註

朱氏曰非未出則情僞不如是之滋

贊也非盛德則易道无自而傳也

末出則

則憂患天下後世

之則猶有禮覆昏暴天之道也。徐氏曰知易之道而有

所恐懼可使安平也不由其道而有所慢易以至傾覆也

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然非有使之也天之生物必因

材而篤焉故裁者歸之傾者覆之亦自然之理也。南軒

張氏曰文王囚羑里以小心翼翼而遵夫易故危者使平

也紂貴爲天子以殺戮无辜而悖於易故易者使傾也。

蔡氏曰易之道大百物皆不能廢也懼則憂危之謂苟能

懼以終而猶始焉則要其終而无咎矣。楊氏万里曰前

言易興於中古作於憂患仲尼之意已屬之文于矣以爲

未足也又指而各之曰當文王与紂之事則无復私毫懼

情矣嗟夫千載之屈有幸逢一朝之伸一家之私有不沒

天下之公文王无遇於紂而有遇於仲尼則殷爲末世衰

周爲盛德指紂之名而不緯稱文王之王而不抑其不以

一家之私沒天下之公與大哉文王之聖與大哉仲尼之

明指文王曰畫卦因重辭危可謂萬世之日月獨少一言

公與。雙湖先生曰夫子原易之作明指伏羲原易之興

以及周公之爻卒不免後世紛紛之疑難惜哉

以孟子之說上而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是以其有憂

慮則健者亦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

陸以鼓反阻陸莊呂反易

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是以其有憂

慮則健者亦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

論易不徒爻畫有天地人之道具焉惟其有是道所以變

於其間則亦向變動之有若物相雜則是因六爻中陰陽

二物自相雜居而成立以生吉凶而爲人事失得之象耳

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陸以鼓反阻陸莊呂反易

集解

朱子曰至健則所行無難故

易至順則所行不順故簡然

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是以其有憂

慮則健者亦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

論易不徒爻畫有天地人之道具焉惟其有是道所以變

於其間則亦向變動之有若物相雜則是因六爻中陰陽

二物自相雜居而成立以生吉凶而爲人事失得之象耳

其阻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於險矣既簡而又知  
朱子語乾天下之至健更着思量看來聖人无冒險之事  
須是一箇路去如舜知子之不肖則以无下授禹相似賀禡  
有乾健而以易臨下故知下之險險底意思在下坤順而以  
簡承上故知上之阻阻是自家低他却高底意思自上面  
下來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險自下而上到那去不得處  
便 是阻端自山下上山爲阻故指坤而言自山上觀山下  
爲險故指乾而言因登山而明險阻之義游徹乾雖至健  
事言之若健了却不去坤雖至順知得阻了便不上去以人  
知得險了却不去坤雖至順知得阻了便不上去以人  
一向進去做甚收殺殲問乾至健也至恒  
簡以知阻見得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雜有  
險處皆不足爲他之病足以進之而无難底意思否曰不  
然舊亦嘗如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  
要人知险而不進不說是我至健了凡有险阻只恁冒進  
而无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其上文云易之興也  
而无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其上文云易之興也  
然什麼恐懼危險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卦中皆  
其於中古乎至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看它此語是  
然所以爻說見险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  
不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陷於險知進而  
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邪惟其至健而知險故

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又曰：此是就人事上說，險與阻，不  
免患難。若恃其至健，而不敢進，又曰：易之爲書，大槩要人謹密戒懼以  
免患難。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觀上爲之。乾至知難，則知阻。曰：此段專是以憂患之際而言，且如健當憂患，  
使平易者，使傾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皆因憂患說大要，乾  
只知險之不可乘，而不去則困於阻。若人固是大綱說，如乾坤言，  
則知險之不可越，却硬要越，則困於阻矣。雖知阻之不可越，却硬要越，則困於阻矣。又曰：順自然是無險阻，這只是大綱說，如乾坤言，  
則知險之不可越，却硬要越，則困於阻矣。若長是易時，更去知險，而不知阻矣。只是當憂患之際，方見得。周易問夫  
乾至健而德行恒，易故知險而不爲陰所陷，惟若知險，也不爲陽所拒。○朱氏曰：健者，當憂患之際，故也。若長是易時，更去知險，而不知阻矣。只是當憂患之際，方見得。周易問夫

簡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下繫終之以易

能說諸心

# 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簡而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下繫終之以易

能說諸心

能說諸心

字。音訓說陸音恰諸侯之慮晁氏曰王昭素云刺侯之二謬已久矣唐齊陸氏曰王輔嗣以後韓康伯以前鋪溫公曰王輔嗣畧列

集解

研諸慮故

附錄

朱子曰俟之二字衍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

凶研諸慮故

附錄

朱子語說諸心只是見過了便說這箇

也說諸心有自然底意思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爲底意思謂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推之可見謨且以做事言之吉凶未定時人自意大率不不肯識去吉凶定了他自勉強做將去所以屬陰大率觸底屬陰而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

集解

研諸慮故

附錄

朱子語說諸心只是見過了便說這箇

是成天下之亹亹者凡事見得通透了自是懽悅既說諸心占者之心伎之說能因占者之慮爲之研說心故能道研磨他定天下之吉凶是割判得這

集解

研諸慮故

附錄

朱子語問變化云爲主於

爲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

有祥故占事可以知來

之所爲云爲者人事之所作上兩句只說理如此下兩句

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則爲變化者陰陽

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問器字則

是凡於有形之實事者皆爲器否先生云易中器字是人

地說又曰變化云爲是明吉事有祥是凶象事知器是人

事占事知來是筮象事卦器是人做這事去占事知來是它

有祥見乎蓍龜之類吉事有凶事亦有猶問易書中

## 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集解

變化云

爲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

有祥故占事可以知來

之所爲云爲者人事之所作上兩句只說理如此下兩句

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則爲變化者陰陽

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問器字則

是凡於有形之實事者皆爲器否先生云易中器字是人

地說又曰變化云爲是明吉事有祥是凶象事知器是人

事占事知來是筮象事卦器是人做這事去占事知來是它

有祥見乎蓍龜之類吉事有凶事亦有猶問易書中

是成天下之亹亹者凡事見得通透了自是懽悅既說諸心

占者之心伎之說能因占者之慮爲之研說心故能道

研磨他定天下之吉凶是割判得這

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則爲變化者陰陽

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問器字則

是凡於有形之實事者皆爲器否先生云易中器字是人

地說又曰變化云爲是明吉事有祥是凶象事知器是人

事占事知來是筮象事卦器是人做這事去占事知來是它

有祥見乎蓍龜之類吉事有凶事亦有猶問易書中

是成天下之亹亹者凡事見得通透了自是懽悅既說諸心

占者之心伎之說能因占者之慮爲之研說心故能道

研磨他定天下之吉凶是割判得這

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則爲變化者陰陽

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問器字則

是凡於有形之實事者皆爲器否先生云易中器字是人

地說又曰變化云爲是明吉事有祥是凶象事知器是人

事占事知來是筮象事卦器是人做這事去占事知來是它

有祥見乎蓍龜之類吉事有凶事亦有猶問易書中



今人占火珠林課底若是凶神動与出不相閼不能爲害  
惟是克出則方能爲害否先生云恐是這樣意思易說

於情僞相感者情之始交利害之開端也相取者迹  
之已著悔吝之途分也相攻則事之已極吉凶之不可移  
也此三言皆吉凶以情遷之事凡易之情以下獨舉近者  
總言之近而相取其情乃不相得此必其初之以僞感終  
至於是凶耳既至於凶其於害悔吝可知矣  
即此一條備三者而明之大要欲人警省悔心生而吉利  
隨之終歸夫变动之利不墮於凶耳易之道固如此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  
情遷之凶耳易之道固如此也  
疑者其辭枝古人之  
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朱子語中心疑者其辭枝中心疑故不敢說殺其至失其守者其辭多屈切疑自吉凶可見矣而上只是總論易書所載如此自變動以利言而下就人占時上說如何先生曰徐氏曰叛背叛也背叛正理其中有嫌則發先銛於言辭自然漸修也枝如木之有枝開兩岐去董問八卦以象告辭枝者如木之有枝開兩岐去董問八卦以象告辭枝者如木之有枝開兩岐去董問八卦以象告辭枝者可否未決則其辭不直或兩岐也誣善者謂譖善爲惡言語不實如物在水上浮游不定失其守者言見理不定无所謂執其辭多屈而不伸也言心之聲由乎中庸見乎外孟子談詩邪遇一章意亦如此。項氏曰六辭之

中吉而躁疑謬失居其五叛非叛逆但背實棄信皆是也。言與實相背故慚吉者靜躁者動叛者无信疑者不自信謬者敗人失守者自敗皆相反對也。守謂其所依據吳王失國故辭屈於晉夷之失對故辭屈於孟子皆失其爲詆善難言讓爲失守人情大約不出乎六者仁者默勇者謹能言者寡信善巽者少決智人多險文士罕守剛柔之變貞盡於比矣。變潮先生曰六辭上傳曰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鑿夫子於此又發其情以見命筮際本諸中形謂外自有不可掩者神物之著顧不能前而吉凶以告之乎亦欲人謹其事而重其筮也。余氏曰上繫以黑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爲結下繫以諸辭之不同者爲結義相發也吉人辭寡其默成之次數

周易經傳集解附錄纂註卷第十二



